

# 张中良 讲现代小说

白话小说可谓源远流长，清末的谴责小说与明、清的长篇经典自不必说，话本可以追溯到宋代乃至唐代。现代白话小说也早有1917年6月刊载于《留美学生季报》的陈衡哲的《一日》。但是，文学史叙述通常把1918年5月刊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的《狂人日记》看作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把鲁迅视为现代小说的先驱者，这是因为鲁迅小说犀利而深邃的精神内蕴与卓异而丰富的表现形式，最能代表中国文学的现代风采，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精神建构的影响最

《彷徨》技巧更为圆熟，刻画愈加深切，《祝福》的宏大奇结构，《伤逝》二律悖反意绪的水乳交融的表达，《离婚》的双重反讽等，显示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独创性。《故事新编》里的8篇作品，体式、语调、风格等也各有不同：有的取独幕剧形式，动作紧张，步步紧逼，尴尬中现出人物的自相矛盾；有的像一幅人物速写，虽寥寥数笔，却神情毕肖；有的似一部交响曲，意境深邃，气势恢弘；有的通篇质朴无华，或者兼有顿挫跌宕；有的辉煌壮丽，酣畅淋漓……笔锋所向，总能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张中良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张中良 讲现代小说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张中良讲现代小说 / 张中良著 . ——长沙 :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55-8156-3

I . ①张… II . ①张… III . ①现代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2265 号

---

## 张中良讲现代小说

张中良 著

责任编辑 : 李 军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 <http://www.hnep.com>

电子邮箱 : [postmaster@hnep.com](mailto:postmaster@hnep.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30 × 960 16 开 印张 : 18.5 字数 : 243000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55-8156-3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b>第一章 鲁迅：先驱者的探索</b> .....	(001)
一、冲破寂寞的《呐喊》.....	(003)
二、《彷徨》中的沉思.....	(011)
三、《故事新编》的奇光异彩.....	(017)
<b>第二章 茅盾：大气磅礴写春秋</b> .....	(027)
一、多事之秋的写照.....	(029)
二、动荡中国的全景.....	(035)
三、吴越文笔春秋憾.....	(041)
<b>第三章 老舍：笑与泪交融的幽默</b> .....	(047)
一、幽默登场与笑的变异.....	(049)
二、回归幽默.....	(053)
三、泪眼含笑.....	(057)
四、愁城泪眼.....	(062)
五、幽默绝响.....	(066)
<b>第四章 巴金：火山的喷发与沉寂</b> .....	(069)
一、激流奔腾.....	(071)
二、雪下的火山.....	(075)
<b>第五章 李劫人：为巴山蜀水作传</b> .....	(083)
一、“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	(085)
二、历史小说与川味叙事的独创性.....	(102)
<b>第六章 张恨水：市民文学的承传与嬗变</b> .....	(113)
一、立足于市民趣味.....	(116)

二、意味的演进·····	(124)
三、融合与创新·····	(130)
<b>第七章 沈从文：湘西山水的野性与灵气·····</b>	<b>(139)</b>
一、在湘西世界获得创作自由·····	(141)
二、桃花源的变迁·····	(154)
三、追求天籁之美·····	(158)
<b>第八章 张天翼：冷峭的审丑·····</b>	<b>(167)</b>
<b>第九章 萧红：呼兰河的女儿·····</b>	<b>(181)</b>
一、旷野的呼喊·····	(184)
二、呼兰河的歌吟·····	(187)
三、如诗如画的叙事·····	(193)
<b>第十章 端木蕻良：黑土地之子·····</b>	<b>(201)</b>
一、黑土地的忧郁和愤怒·····	(203)
二、结构、意象、语言·····	(209)
<b>第十一章 路翎：苦吟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诗·····</b>	<b>(223)</b>
<b>第十二章 张爱玲：苍凉的月亮·····</b>	<b>(243)</b>
一、女性体认·····	(245)
二、女人与月亮·····	(252)
三、品味苍凉·····	(258)
四、奇崛冷艳与淡雅俗白之美·····	(263)
<b>第十三章 赵树理：太行山的乡野之风·····</b>	<b>(271)</b>
一、从“文摊”进入文坛·····	(273)
二、山里人的焦点与盲点·····	(278)
三、乡野风格的通俗小说·····	(286)

## 第一章

### 鲁迅：先驱者的探索



白话小说可谓源远流长，清末的谴责小说与明、清的长篇经典自不必说，话本可以追溯到宋代乃至唐代；现代白话小说也早有 1917 年 6 月刊载于《留美学生季报》的陈衡哲的《一日》。但是，文学史叙述通常把 1918 年 5 月刊于《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的《狂人日记》看作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把鲁迅视为现代小说的先驱者，这是因为鲁迅小说犀利而深邃的精神内蕴与卓异而丰富的表现形式，最能代表中国文学的现代风采，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精神建构的影响最为深刻、广远，也足以同异域文学平等对话。

## 一、冲破寂寞的《呐喊》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鲁迅幼年生活还算安宁，先后在家塾与三味书屋接受启蒙教育。但是，曾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做过知县、内阁中书的祖父周福清，1893 年因科场案入狱，父亲周凤仪的秀才被革掉，从此家道中落。三年后，父亲病逝，作为长子的鲁迅品尝了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所遭遇的世态炎凉，心灵上留下了痛苦的烙印。1898 年 5 月，鲁迅去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学管轮，10 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 年毕业后，经两江总督批准，赴日本留学。4 月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1904 年 4 月结业。同年 9 月考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方面是想要借助西医救治像



张中良讲现代小说

004

他父亲一样被庸医所误的病人，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另一方面因为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想藉此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sup>①</sup>。以鲁迅的聪颖与用功，从第一学年所取得的成绩来看，顺利毕业当不成问题，但是，种种缘故却使他中断了医科学业。1904年2月8日爆发的日俄战争，1905年9月以日本取胜告终。日本战争宣传机器高速运转，煽动起日本民众狂热的战争热情，日本打败强大的沙俄，自信确立了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达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滋生出盲目的民族自大情绪。每逢日军取得一次胜利，古朴的仙台小城必被喧嚣的祝捷会、提灯游行所扰攘，幽静的仙台医专势难幸免，回荡着欢呼的声浪。沉浸在战争狂热与胜利喜悦之中的日本人完全忽略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备受伤害的心灵。正是在日俄战争背景下，鲁迅位于中等的考试成绩受到一些日本学生的无端怀疑，虽然事情很快就被澄清，流言不消自灭，但鲁迅的委屈与愤慨可想而知。1906年1月新开细菌学课，课上加映的日俄战争幻灯片里，一个据说是替俄国做了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砍头，而一群中国人围观鉴赏，被杀者与围观者“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这给他以强烈的刺激，“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sup>②</sup>。课堂上日本同学的鼓掌欢呼，更加让鲁迅忍无可忍，他毅然决然地于1906年3月从仙台医专退学，到东京去寻找志同道合的同胞，从事文艺运动。

鲁迅早在1903年就在《浙江潮》第5期上发表编译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与雨果短篇小说《哀尘》的译文。弃医从文后，全身心投入文艺运动，发表《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

<sup>①</sup> 参照鲁迅《呐喊·自序》、《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等，本章鲁迅作品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

<sup>②</sup> 鲁迅：《呐喊·自序》。

论文。但文艺运动进行得并不顺利，计划中的《新生》杂志未能如愿面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只印行了第一、二册，因销行寥寥而中止。他在文艺论文中提出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因超前而未能在当时引起国人的共鸣。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回忆说，这种“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寂寞，让他感到莫大的悲哀。为了维持家庭生计，鲁迅于1909年8月归国。他先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绍兴府中学堂生物学教员及监学、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1912年2月，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5月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先后任教育部佾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等职。因对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局面失望，且新文艺的时机尚未成熟，于公余时间抄古碑，辑录、校勘古书，搜集、研究金石拓本，翻译一些社会教育、儿童教育等方面的论文，并研究佛学思想。

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重新唤起鲁迅压抑多年的文学启蒙热情，1918年5月，他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狂人发现“吃人”的恐惧与自省这一别致的构思，来“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sup>①</sup>，给人以“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sup>②</sup>。他的创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鲁迅所作现代小说结集为三部。第一部《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初版，收1918—1922年所作小说15篇。取名为《呐喊》表明了鲁迅在五四高潮期的战斗姿态。之所以要呐喊，不止是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也是缘于未能忘怀自身作为启蒙前驱曾有的寂寞的悲哀，更是为了让“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寂寞不仅是鲁迅创作的强大内趋力，而且作为他洞察社会历史和国民灵魂的重要视点，复现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② 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8日。

张中良讲现代小说

906

于《呐喊》的艺术世界之中。

《狂人日记》采用主人公独语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寓言。狂人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分明都是“吃人”二字，自然不能见容于世，不仅古久先生与赵贵翁们与他为敌，而且小孩子也同他作对，不仅村人对他虎视眈眈，而且自家大哥也同他们一伙。在他所生存的环境里，他被视为疯子，疯人疯语同常人的日常话语无法沟通，所以即使他周围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也仍是一个寂寞的孤独者，周围的人愈多，他就愈显得寂寞。这是早醒者、先驱者的寂寞，狂人形象正叠印着鲁迅十年前留学日本时呼唤个性觉醒而无人响应的寂寞体验。既然觉醒了，就要发出声音，打破寂寞，狂人戳破礼教的种种谎言，揭露其“吃人”的真实，劝诫人们“真心改起”。《狂人日记》的忧愤深广之处，不仅在于狂人的犀利发现与执著劝诫如闪电一般划破满天乌云，而且还在于狂人在向传统与庸众挑战的同时，也对生存于传统和庸众之中的自己产生了怀疑：“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已是一重羞耻；“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我”竟“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则是更深重的羞耻。反省之后的狂人终于明白：“难见真的人！”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饶有意味的还在于作品的楔子与本文主体构成了强烈的反讽，狂人患病被迫害发狂时敢同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对抗，敢同绝对多数的庸众对阵，而病愈之后，却赴某地候补，这就意味着他向传统的复归、对庸众的认同，他以归降的方式消解了自身的寂寞。这无疑是最为深刻的精神悲剧。楔子以世俗逻辑与日常语言同本文主体的叛逆逻辑与错杂之语的对立，加大了作品的精神张力与艺术韵味。

《药》里的夏瑜活着时，为拯救苍生社稷而奔走呼号，没人能理解他生的价值；就义时，不过给看客们添一点刺激，没人能懂得他死的意义；就义后，他的鲜血徒然被人蘸了馒头去当作驱除痨病的灵丹妙药，他的超拔、壮烈竟成为一班茶客困惑、奚落的谈资。纵使作者给夏瑜的

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也未能从根本上解除烈士生前死后的无边寂寞。夏三爷、康大叔之流欲置夏瑜于死地而后快本不足为怪，令人痛苦的是围观的看客、求“药”的华家人与闲聊的茶客事实上也参与了同先驱者的对峙，而后者才正是先驱者寂寞的主因。他们本来有着一致的利益，他们本该属于同一阵营，但他们却彼此隔膜，他们的隔膜不只是不同等级之间的隔膜，更是不同文化的隔膜。先驱者代表了可以推动历史进步、社会发展的新文化，而一般民众则承载着保守、封闭、愚昧、落后的旧文化。先驱者急欲启蒙而不能，一般民众急需启蒙而未知，觉醒与昏睡、牺牲与苟活构成了非流血的对立，由此而来的寂寞也就更为沉闷、更为磨人。

孔乙己，这个小酒店里唯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每逢他来酒店，总能给店里带来快活的空气，但他自己却是落寞的。他是个时运不济的读书人，不要说金榜题名、入朝为官，就连“半个秀才”也没混上，因而他的学问在短衣帮眼里势必一钱不值，他作为读书人的尊严也就无从谈起。当短衣帮嘲笑他时，他只有退避到之乎者也的文言世界里去，才能恢复一点自信。然而，文言世界不给他畅行无阻的通行证，日常语言世界不肯接纳他，他也不屑于屈尊俯就，这就注定了他的落寞命运，在别人的说笑声中消逝了他那被打残了的身影，并很快地被人们遗忘。<sup>①</sup> 生存于士与民、文言世界与日常语言的夹缝中间，其尴尬的处境对读书人是一种折磨，这种折磨每每使读书人心理发生程度不同的扭曲。《白光》的主人公陈士成更其严重。一连十六回科考的紧张，十六回急切的期待，十六回落第的沮丧，加之平弱的辛苦与世人的白眼，在他的心中重叠交织，搅得他六神无主、五脏不安，他的心理能量积聚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把希望寄托在“掘藏”（挖出先人埋下的财宝）上面。当“掘藏”再一次落空之后，便陷入更大的迷狂，竟把月光当作财宝之光，追踪到湖里去圆他的及第发财梦，了结了他那寂寞的一生。孔乙

<sup>①</sup> 参照丸尾常喜著、秦弓译《“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2页。

己、陈士成，这两个读书人的尴尬生存与凄冷死亡是对传统教育制度弊端的揭露与抨击。

《呐喊》从多角度、多层次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沉闷现实与国民扭曲的灵魂。在“还有些古风”的鲁镇里，却充斥着人间的隔膜与冷漠。华老栓茶店里的闲谈将冷漠指向常人难以理解的革命者；咸亨酒店里的笑声将冷漠宣泄给穿长衫的异类孔乙己；而到了《明天》里面，酒客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之流，则把冷漠泼向痛失爱子的孀妇单四嫂子。《故乡》里面，游子回乡与儿童时代的挚友闰土重逢，有多少童年的趣话与思念之情憋在心里，然而，闰土在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之后，却恭敬地称“我”为“老爷”。在这里，冷漠虽然隐去，可是贫富差别与等级意识造成的隔膜却是同样让人寒心。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就对国民性问题十分关注，常常与友人探讨国民性的弱点及其原因。到了五四时期，关于国民性弱点的剖析在其创作中全面展开。《呐喊》里多篇作品触及国民性格中的冷漠、麻木、迷信、自私等，尤其是《阿Q正传》更是将国民性的弱点表现得淋漓尽致。阿Q是一个失去土地的流浪农民，靠打短工度日，差不多是居无定所。阿Q本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可是，他虚荣，和别人口角时，间或瞪着眼睛吹嘘“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文童的爹爹，他在精神上也不表格外的崇奉，因为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他的自尊不仅建立在盲目自信与虚妄未来的基础之上，而且颇为狭隘与保守。进了几回城，回来就以见识广而自负；另一方面又很鄙薄城里人，见城里人对长凳的叫法、做鱼的方法与未庄有别，就认定城里人错谬可笑。但是，他又很为自己的癞疮疤而自卑，由此产生了“癞”、“光”、“亮”、“灯”、“烛”等一连串的谗言。一旦有人犯讳，不问有心无心，总要发起怒来，“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打骂起来吃亏居多，怒目而视又无

效，他于无可奈何之中发明了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讥笑我有癞头疮吧，“你还不配”；动起手来吃了亏，便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人家要他承认是畜生，他便自轻自贱地承认自己是虫豸，“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第一个”的感觉让他虽败犹荣，心满意足。即使当赌博赢来的一堆洋钱被赌徒们抢走之后，难以自我安慰的痛苦也终于被自打嘴巴克服了。待到实在无以安慰时，还有凌辱弱者的发泄渠道与忘却这一祖传法宝。阿 Q 的性格中，不仅有这些个人的“独创”，而且还无师自通地接受了许多来自传统或来自官方的正统观念，诸如“男女之大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排斥异端、对革命党“深恶而痛绝之”等等。然而，精神胜利法也罢，正统观念也罢，都只能自我宽慰一时，而无法完全压抑本能的冲动。性本能驱使阿 Q 向女仆吴妈贸然求爱，结果遭到吴妈的抗争、赵秀才的杠击，阿 Q 因而失去了在未庄的生计，流浪到城里，当了一回盗窃的小脚色，为后来的冤案留下了“前科”。当看到革命的消息给举人老爷与赵太爷带来恐慌时，底层社会的不平使他发乎真情地对革命有些“神往”了，自然，他的革命理想不过是把阔人家的家具搬到土谷祠里，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再就是报复平素蔑视与欺侮他的一干人等，奴役比他要弱一点的小 D。但是，阿 Q 的命运实在不济，等他去静修庵“革命”，人家赵秀才与钱洋鬼子早就到静修庵革过了——砸碎了“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顺手牵羊拿走了一个宣德炉。他去找钱洋鬼子投革命党，却被赶了出来。而当赵家遭抢之后，无辜的阿 Q 却被当作抢案的罪犯抓去、审讯、枪毙。阿 Q 一生最英雄了得的一件事，就是在去法场的路上说出半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由此，他赢得了一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喝彩——看客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叫好声。鲁迅极其深邃而又异常生动地刻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sup>①</sup>，阿 Q 性格的塑造获

<sup>①</sup> 鲁迅：《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张中良讲现代小说

010

得了极大的成功。茅盾说：“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 Q 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 Q 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急于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阿 Q 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sup>①</sup>阿 Q 典型的确具有时空超越性，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就说过：“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 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 Q 那副苦恼的面孔。”<sup>②</sup>在文学理论批评与现实生活中，阿 Q 已经成为一个常常被提起的共名。

阿 Q 典型之所以如此成功，不仅因为充分展示了其性格中荒谬与必然、可憎与可悲错杂交织的复杂性，而且在于深入地发掘出阿 Q 病态性格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一个等级森严、穷人连与阔人同姓的权利都被剥夺的环境，一个充斥着强权、冷漠和愚昧的社会，面对着赵太爷的掌嘴、赵秀才的大竹杠、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人们的欺侮与哄笑，阿 Q 不如此又能怎样呢？阿 Q 曾经看见过革命党的被砍头，并以此来恫吓王胡之类闲人，然而，当自己游街示众时，他也成为看客们围观、喝彩的对象。在由蚂蚁似的看客构成的社会里，阿 Q 被杀仿佛蚂蚁被碾死一样轻而易举。阿 Q 最后从喝彩的人们那里，想起了自己曾经遇见过的饿狼的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阿 Q 的肉体生命死于赵秀才的诬害报官与把总们的草菅人命，而愚昧的大众则参与了对他灵魂的吞噬。鲁迅藉此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sup>③</sup>的启蒙主义指归表现到了极致。

① 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第 91 期，1923 年 10 月 8 日。

② 转引自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世间》复刊第 6 期，1947 年 8 月 20 日。

③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在讥刺阿 Q 病态人格的同时，对阿 Q 的命运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且通过阿 Q 的“大团圆”结局，反映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场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基层政权“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连本来赋闲在家的举人老爷也当上了民政帮办。革命的震动尚未波及到民众的精神层面，民众也没有看到革命给自己带来什么实际利益，期待革命能使自己翻身的阿 Q 反倒被老把总新官僚当作维持面子的牺牲品。鲁迅曾经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然而很快就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使他走出失望的冰谷，他在鞭挞国民性弊端的同时，也对历史予以深刻的反思。

## 二、《彷徨》中的沉思

第二本小说集《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收1924、1925年所作小说11篇。封面画为鲁迅的同乡陶元庆所作，画面上有三个人坐在椅子上，一个百无聊赖地仰面朝天，两个凄凄惶惶地观望着太阳，几何线条构成的人物显得有几分僵硬，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不很圆的太阳似呈落日之状，那种颤颤巍巍的样态与人物的神情相依相生，正是作品中诸多人物彷徨无定心态的象征。

《祝福》里的祥林嫂带着无边的惶惑与恐惧，在寒风凛冽的雪夜倒毙于旧历年底浓郁的祝福氛围之中。她的凄楚结局，固然同丧夫失子的一连串悲惨事件相关，但礼教、迷信、人间冷漠等文化因子显然参与了悲剧的制造，比较起来，祥林嫂所受精神摧折的痛苦、恐惧乃至绝望给读者的震撼更为强烈。祥林嫂不过是四十上下的人，头发就已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



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无家可归，乞讨糊口，她最为关注的本应是自身当下的生计，可是，她向回乡的读书人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貌似不着边际的提问，实际上包蕴着一个凄绝的悲剧。对于魂灵与地狱，她是希望有，还是希望无？如果真有所谓魂灵与地狱，那么，她就能够见到被狼吃掉了的儿子阿毛，重叙母子亲情；但另一方面，她也将面临着被阎罗大王锯开分给前后两个丈夫的酷刑。究竟有没有魂灵与地狱，连被她询问的识文断字的出门人也说不清，祥林嫂岂不更加懵懂？她只能带着无边的惶惑与恐惧离去，直至在寒风凛冽的雪夜长辞人世。祥林嫂的一生少有幸福可言，惶惑与恐惧倒是对她紧追不舍。最初嫁给小她十岁的男人作为妻，在严厉的婆婆手下，陪伴着年少的丈夫度日，其痛苦与无奈可想而知。丈夫夭折后她偷跑出来做工，刚有些微的生存自由就尝到了被寻踪的惊恐，不久，被婆家抓回去强行改嫁。祥林嫂不愿改嫁，在婚礼上闹得头破血流，这与其说是对先前的婆家的反抗，毋宁说反映了一女不嫁二夫的传统观念对她的毒害之深，她所拼死捍卫的并非顺应生命的个性自由，而不过是封建礼教桎梏下扭曲了的群体意志。第二次婚姻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幸福，谁知好景不长，刚过几年好日子却又厄运临头，丈夫病歿，幼儿遭难，大伯收屋，无奈之中，她只好再次出来做工。此番虽说没有了婆家追寻的担心，可境遇和心境却大不如前。家破人亡的重创已使她的脸上失去了笑影，记性变差，手脚也不似先前那样灵活。更让她惶惑不安的是，先前她最忙碌的祭祀，这回却因为她再嫁而失去了参与的权利。失去了丈夫与儿子，已是巨大的生活悲剧；为正统社会所不容，对于她来说，是更大的生存悲剧，她由此对自己的生存价值发生了怀疑。等到柳妈拿地狱的酷刑来恫吓她，而她罄尽积蓄去庙里捐门槛，却还是不被主人所认可，她能够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就被彻底摧垮了，不仅活着无法进入正统社会，死后也将受到严酷的惩罚，这叫她如何能够得以安生呢？于是，当她从见多识广的读书人那